

影印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三二七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存 研 樓 文 集
香 屑 集
鹿 洲 初 集

卷

末

清 儲大文撰……………一

清 黃之雋撰……………三七五

清 藍鼎元撰……………五六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存研樓文集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陸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王焜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七

存研樓文集

別集類六

國朝

提要

臣等謹案存研樓文集十六卷

國朝儲大文撰大文字六雅宜興人康熙辛丑

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大文初以制藝名歸田

後乃潛心古學尤究心於地理故全集十六

卷而論形勢者居七卷凡山川阻隘邊關阨

欽定四庫全書

存研樓文集

塞靡不詳究如荊州論至十一篇襄陽論至

七篇廣陵西城一篇推求古今城郭異地山

川異名援據史籍如繪圖聚米當年進退攻

守之要成敗得失之由皆口講而指畫之他

家作史論者多約畧大概以談兵作地志者

多憑藉今名而論古

國朝百有餘年惟閻若璩明於沿革大文詳於

險易若顧祖禹方輿紀要考証史文雖極博

洽往往以兩軍趨戰中途相遇之地即指為

兵家所必爭不及二人之精核也惟邊塞以

外如西域諸部蜀徽各番驗之往往不合蓋

當時道路未通異域傳聞圖經不備不能及

今日

天威者定得諸目睹之真勢使之然固不足怪耳

其他雜文間有隸事太繁之失而徵引典博

終勝空疎但取其所長可矣乾隆四十五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_臣紀昀_臣陸錫熊_臣孫士毅

總校官_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存研樓文集卷一

頌表

聖壽無疆頌_{謹序}

詩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成功者也蓋六

義輿指于斯為盛自漢以降始與箴銘贊辭並列雜

文限於古律而不能騁者又多倣序議格去詩旨浸

欽定四庫全書

遠其義亦日以放失獨黃門郎揚雄議郎蔡邕奉勅

頌功臣最為斟酌於古自漢季文弊六朝沿習俳語

尤喜著頌至唐吏部侍郎韓愈禮部員外郎柳宗元

始用古文辭振之然古者形容盛德之旨遂以希濶

寥簡而愈宗元諸雜文要不為不深於詩者有宋士

大夫不深考其源流一以曉暢事理為宗於是古文

詞與詩畫然為二而周漢金石筦絃鏗鏘鼓舞之遺

蓋畧盡矣然則六朝之於詞宋之於義要為得失參

半至明而詞義胥失焉豈惟揚厲之旨闕而不講此
亦有事於經者之所宜拳拳也臣竊不自揆嘗撰平
北頌畧發斯旨今伏聞

皇帝陛下駐蹕吳中適會萬壽節雖山農野老皆得躬
面

天顏奉觴上壽無任懼忭謹復謏頌一首并先述其源
流如右以俟宗工傑儒通經而深於知言者決擇可
否且以寓臣區區忠愛之誠焉其辭曰

欽定四庫全書

存例樓文集
卷一

二

大哉皇矣受天之冊爰撫萬邦海外是一恭惟我

皇聿紀四葉於萬斯年以秩天厯天厯維何歲越在昔
其耦維午其奇維甲木直火炎季春之月桐華萍生陽
氣發泄勾者畢出萌者畢達維天降監望越三日恭惟
我

皇乘震而出乃聖乃神允睿允哲越在冲齡昭哉嗣服

二

祖一

宗于京對越以咨文武以平征役以洽神人以靖邦國
阻深閭汶殊黨遼絕以罔不貢以罔不恪蕩蕩巍巍兢
兢業業日慎一日不自暇逸亦越保傳厥壽平格亦越
法從厥班耆碩守令增秩倉庾譜族亦越閭黨深山大
澤扶杖而觀期頤耄耄四陂九州八荒六合以罔不臻
仁壽之域人亦有言九九松柏厥或承之爰兆其葉恭
惟我

皇厥祀千億既植既萌厥受天錫天錫維何重休襲吉

欽定四庫全書

存例樓文集
卷一

三

越在紀年三十有八聿巡南服自江暨淛溺者胥宅飢
者胥活逋者胥蠲累者胥釋士奮庠校商歌衡輒人亦
有言曰攸好德神用錫之其祉繹繹矧德廣運胥屆胥
徹天其申錫服休無數申錫維何辰柄載揭維旦丁亥
旭日有赫厥鼓載考厥球載擎不戒而孚有來竭竭黃
耆台背拜手陳說臣生庚子犬馬齒百

國家開創觀記所及

列聖相承休養生殖民不知兵土地墾闢臣長孫曾臣

老而佚亦有子衿皤皤黃髮上言

國家樂育教育以迄今日斐然文學

帝曰俞哉曰有別勅所司設珍棗栗飴蜜捧手拜言今

萬壽節

聖壽無疆臣謹聞訖是日四方聞之大悅走相告語匪

天淵默爰聽民耳爰視民目請書此語以象符尺恭惟

我

皇永世克協衡隨璽信準平繩直微臣作頌爰贊歲策

欽定四庫全書

存明樓文集

四

願自今往日中至是彌億萬年行健不息以昭永永與

天無極

平北頌

謹序

臣聞殷伐荆楚高宗采入周伐淮徐嘗再命將往宣

王卒自將平之而是時詩人爰著殷武常武之章以

揚厲偉績然後二代之業炳耀鏗鏘永永無極漢京

繼建文頌聿興而封禪典引詞雖工而道不叶若乃

嗣殷周之軌總雅歌之文事數旨慙模楷百代者獨

唐右庶子韓愈平淮西碑一章雖不名頌而義實宗

之然饒石未久卒用言者剗去蓋文章之振難矣宋

室百年古文再振然自中書舍人曾鞏外詩人之義

胥無聞焉明逮成宏饒歌廟樂士大夫間能擬作然

多襲漢魏之遺響而不折衷於道蓋文章寢衰而功

烈之不競亦以甚矣伏惟

皇帝陛下繼天體物聖神文武自即位以來平三孽建

臺灣屬國賓服六合清謐而頃以厄魯特噶爾旦之

欽定四庫全書

存明樓文集

五

躡我邊氓也怙惡不悛然後決意

親征六飛三駕犁其庭俘其子曾不煩寸鏃之遺斗糧

之費而噶爾旦望風溘裁族屬頓首請命此雖黃帝

征涿鹿帝舜格有苗何以尚焉如殷武常武之所歌

恐不足以望清光仰末塵而況自漢以下泯泯紛紛

無得而紀者哉蓋昔詩人著頌而姬尹史閑皆以公

卿大夫勒簡比絃今文學之臣上則宰輔侍從下則

宿儒傑師瑰璋相望其能作為文章深醇典質以軼

兩京元和嘉祐之詞而復今之橫吹凱奏於殷周之
隆雖更僕數之未易殫竭臣山野末學不諳

朝廷典故凡山川阨塞兵畧進止之宜舉無能與聞然
猶得與時鳥候蟲同鳴太平竊見

國家文治武尅度越千古無任踴躍謹著平北頌一篇
繕寫

上進雖自知蕪陋摹畫

天功罪難擢髮而卒無敢自止以斟酌前代庶幾於詩

欽定四庫全書

存研樓文集
卷一

六

人揚厲之義此則臣之尤惓惓者也其辭曰

聖清受命爰撫萬邦

太祖

太宗我武載揚恭惟

世祖普天是疆我

皇配之休有烈光恭惟我

皇登三成五靡有一物不得其所允聖允神允文允武

平閩平粵平滇暨楚爰平臺灣平俄羅斯維喀爾喀爰

偃七旗舍曰荒絕載須格思舍曰疏末載胥籍思迺噶
爾旦匪靖匪茹刈我屬國跡我近鄙

帝曰吁哉朕用戒汝越汝生口匪遑啟處彼渠罔聞邊
氓載號

帝曰吁哉朕敢憚勞以順殄逆矧不崇朝有煒彤弓勿
載勿繫赫赫我

皇師出以律自來自西實整實密維此五月爰先士卒
自克魯倫我旅載截我馬載驤我士載歌彼渠其遁于昭

欽定四庫全書

存研樓文集
卷一

七

木多西師躍出載奔載瘡猗與我旅折首則那赫赫我
皇無弛明略其畧維何兩軍命率其率維何揚古受鉞
暨濟南達林隆恩克爰駐兩軍喀倫蘭州爰遏其援爰
來爰柔我

皇凱旋匪豫匪綏維此冬月濟河之洲我

皇至止鄂爾多斯彼渠來掠薄言撫之彼俘來附薄言

綏之既育既懌薄言宜之彼渠曰歸渠實不信爰駐大

師古雲中境維此二月禁旅三令維此塞堡

車駕三幸維狼居胥龍旗聿開亦越屬國曰哈密曰曰受
國恩謹師北狄噶爾且子謹俘以來亦越諦巴頓首載
疎亦越濟農奉琛載貢亦越彼渠部族親從載伏載歛
載懃載聳維噶爾且罔悔罔悛維厄魯特是尤是僭于
以討之維三閱邊于以滅之維期決年厄魯特平爰實
書策維閏三月十有三日維噶爾且仰藥自殺爰以尸
來維丹濟喇厄魯特平以莫不處維此邊氓于時載語
維彼不順聿俘子女維昔孔震維今孔豫厄魯特平以

欽定四庫全書

存研樓文集
卷一

八

莫不穀維此屬國于時載告維丹濟喇聿暨部族維昔
孔騫維今孔震無曰窮漠莫予克圖維噶爾且載檻載
毆無曰荒服莫予克累維噶爾且載繼載羈無曰勅旅
莫予克縛維噶爾且載揉載握恭維我

皇獨斷而克維明克融維威克鑠恭維我

皇克廣厥仁爰奮厥怒以祉生民武節是戢懿德是陳
秩秩辟靡式振金聲

三泉頌謹序

塞外行師掘井

聖謨也迺巴爾幾烏瀾和碩哨口地在喀倫外冰雪時
又未釋甘泉條涌師行以濟塔爾奇喇地尤遠出泉
亦類巴爾幾烏瀾巴顏土庫烈圖起挖陵距克魯倫
河一舍衆憂乏水而山岡泉盛涌此照磨多之祥也
謹頌曰

天符地苞醴源感沸養而不窮收而勿棄其視井也奚
啻倍徙計而實遠則歐德近則鄂羅多斯掘井百之淵

欽定四庫全書

存研樓文集
卷一

九

算密機所積感而潛致也曰其斯以為舜乎夫濬詰文
明舜也大智

豫爾呼頌

蓋克魯倫河左右壤駝馬牛羊胥宜食豫爾呼蓋斯產
者有年矣而

六飛載駕而兀阿思哈圖山也巴顏烏闌也土喇河西
阿喇克山也孟納爾山也拖陵訥山也塔爾吉爾即山
也西巴爾台也察罕布喇克也忒布喇克也拖陵布喇

克也郭爾羅思也額爾德尼拖洛海克魯倫布隆也克魯倫布隆也扎克塞也克勒和朔布爾車克也塔爾渾柴達木也顧圖爾布喇克也交轡接軫盈盼匝望胥豫爾呼兀兀哉豫爾呼懔懔哉豫爾呼

頌六十年時憲書賀表

康熙五十九年

聖德同天御極綿長為古今未有之盛孟冬朔旦頌六十年時憲書普天同慶羣臣奉表恭

賀者伏以

欽定四庫全書

存研樓文集

十

帝德統三才首叶履端之紀

皇圖綿萬禩長宣欽昊之文數窮時刻分秒而無差璿璣符運歷衍章部紀元而彌永鴻寶垂休稽成憲以寅清當令時而辰告歡騰匝地瑞應司天臣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上言竊惟日之行天也三百六十五度而惟辟崇效其軌天之去地也九萬一千餘里而惟聖仰協其籌輪轉北而物遽生輪轉南而物匪遽謝晷極長而時迎暑晷極短而時復迎寒是以曜璿璣於霞莊載占

玉斗湛珠衡於月館聿驗紫樞維人皇踐祚之尤長亦太昊膺期之浸久他如觀成東嶽尚際衢室之觀以逮

用享西岐未合鈞臺之運始系天君系人大系地釋詁備析其文寅統人丑統地子統天居正迭昭其義星既傳於甘石術亦辨於魯秦太初本黃鍾八十一分以甲為陽以子為陰以夜半為吹葭之候大衍用靈蓍四十九數以卦當歲以爻當月以刻漏當揲策之全年法日法遞增小餘大餘咸析未有時逢泰長八方昭大有之法欽定四庫全書

存研樓文集

十一

和命洽巽申六合啟同人之會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動符行健靜體永貞洊水含元水湛千年之色兼山配極山呼萬歲之聲鵲奉城邊直開重峽雀離關北早渡雙河西方獻益地之圖宜止貢於蒼水南極奉延年之錄亦奚假於金庭當六十歲之初週正億萬齡之甫肇黃雲夜朗青氣日扶滋甘露於朱英翠清風於翠蕊固已殊祥疊至伯益不能紀其名嘉瑞駢臻大撓不能研其數而況

國家之明備尤擅歷法之精微晷列日星晝有測而夜

有測球分天地仰可窺而俯可窺太始索幾何之原太

虛探宗動之表圖斯類線直亦成弧推八變以來器象

獨用乾元之九溯六家而上千支直符皇極之三於是

月值祈年且惟布政乃用頒乎遐邇爰胥洽乎士民周

天則全算差縮周歲則全算差贏業無所施於贏縮難

加之數上推則百年減一下推則百年增一抑奚所庸

於增減莫定之幾戶展瓊編詎必銀繩玉簡家藏瑤帙

欽定四庫全書

存研樓文集

十三

不啻金策寶符臣等生際授時業慚靈憲位乘五運乘

五王曹之圖錄未尋年紀千歲紀千孔許之歷書莫考

在虛在斗謹察日行惟畢惟箕幸詣星好向介邱而展

事雖多謝於祥鸛望魏闕以馳誠思攀榮於賀雀伏願

一中凝命六氣調元華蓋十八庫樓二十九爭環寶座

南斗廿五東井三十四競拱紫垣拂祿右旋不出黃圖

之域扶桑左轉載遵赤縣之封迓純嘏則如日斯升躋

大年則後天不老而作訛成易時雍永列乎堯民寒燠

雨暘時若恒占乎箕範矣臣等無任踴躍懼忤之至

黃河澄清謝表

雍正七年

聖德覃敷運當清宴黃河數千里澄清羣臣恭奉表稱
謝者伏以

帝德協平成四瀆著澄清之象

神功垂格被萬川彰鑑澈之幾行由地中偕坤輿而奠

定來從天上法宮昊以昭明頌滿波臣歡騰澤國臣等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百川以海為宗六合惟

欽定四庫全書

存研樓文集

十三

河最遠派探星宿始東達於崑崙流匯亦賓復北趨於

積石熙蘭岸東長聞百里之唱吟豐勝峽開直作萬雷

之噴怒雪隨山轉龍門接乎三門雲逐波移大伾沿乎

大陸九曲之渡何可復尋百泓之源固以彌遠雖曰道

元註水南有清河而北有清河無如賈讓規隄東則距

齊而西則距魏一石而泥數斗其視濁涇濁漳也殆有

甚焉千丈而清見底其擬浙溪湘溪也不亦遠乎繇是

津雷白馬山誌黑羊一片淮南還愁海若或疑江上當

祀馮夷未有究瑤錄之殊休具琅函之珍貺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得一以清吹萬咸協瑤枝結慶卿雲垂華蓋之文瓊液浮甘寶露綴金莖之色黃薶紫穗萃仙穎於中遼翠麓丹竇樹靈株於上序既重輝之合璧復五緯之連珠而累譯同歸殊徽狎至東郭擢穎不足以供瑞牒之雲毫南溟運鵬不足以殫惠颺之風力

恩稱天覆符應河清下達徐邈若木干枝之界上通潼

欽定四庫全書

存研樓文集

十四

渭玉蓮十丈之方莫不光比漢機桂榆歷歷照同秦鑑瑤碧森森彼獨孤及之章曾未詳其曲折雖鮑明遠之頌亦難罄其形容從此績軼宣房勲隆浚澮相濟州相歸德笑賈成議異中書主六塔主孫村輕文富識慚元老栗飛陽武衛河寧必紀汲郡之書稻輓瑯琊水道何事考膠萊之蹟誠寰中所罕邁抑載籍所希傳臣等功昧祭川識非觀海河平碑勒學難妄異於圭齋溝洫志成才益遜長於班氏當崇階之遍錫飲泉竊勵官箴况

謳頌之頻聞監水尤思治象伏願化周禹甸祉普堯天西清侍從之班水壺長映秋月南國省臺之任玉璫胥協春風則農紀祥炎行將濯蘭纓於鳳水軒圖瑞喬不但泛花綬於雞林而太史之河五色寶光若鏡天孫之石七襄異采成裳矣臣等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擬唐命殷仲容摹延陵十字碑進表

開元

伏以道績大成一畫申頌異命蹟留小學六書重耀離

明稽古以崇賢分職集賢之院披文以象德馳神嘉德

欽定四庫全書

存研樓文集

十五

之門曹司矧備冬官卷帙敢忘夕考祇陳謏陋少効涓埃臣仲容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生人以來莫盛於洙泗南方之學實始於延陵近軼子臧遙承泰伯出使而樂聞六代遂開龍角之文明將兵而年躋百齡不數水犀之雄武行獲詳於禮記譽復顯於春秋蓋大江而南豪傑之士齊言偃故踰淮而北哀誅之詞出孔門書其字而不書其名紀其國而并紀其邑永作千秋之範標為十字之碑地望平墟圖經入覽湖連射貴越

絕成編組山之車馬已非遺聞宛在昌里之園池難問
殘刻歸然彼夫頡造黃墳禹垂蒼夏帖傳癸巳何殊高
晏之觴文誌景申不辨大蒐之鼓汲冢則體存魏策嶧
陽則却轉秦灰比諸鄭風其細已甚擬之檜國以下無
譏惟茲光燭麟符映壁間之漆簡寧至形訛鳥篆疑甕
內之丹書但今古制殊眈球盛傳於鉅鹿恐高卑勢變
杜預莫保於漢濱聿俟熙朝式昭法物茲蓋伏遇皇帝
陛下功臻知化識兆見微內難削平定禮而肇行通祀

欽定四庫全書

存研樓文集
卷一

六

外虞靜謐秩祭而覃及前賢正文字之原不但孝經集
註韻列英之部豈徒六典分官鳥跡由是開天象胥於
焉協地乃猶思深追蠡嗜篤疊竊謂至聖僅存此書奚
啻壽夢之鼎若衆人莫欽其實將類比千之盤既妙畫
之沉淪亦英標之零落臺邊掛劍空憶徐君境上獻衣
誰為鄭相事以流傳而日遠物因拂拭而彌新爰有藉
於臨摹宜博求於耆碩在昔昭陵訪購法書則秘監署
名迄夫麗正遷藏官本則侍臣檢校手追義獻真行莫

定瘦肥目注王徐紙筆尚煩坐臥況杜林絕學久廢訓
詁而曹憲古文時亡指授豈期制旨下屬庸虛臣仲容
陳郡陋儒長平寒冑坐移宮漏不逮永興之論書題滿
禁門初非越國之工隸然敢雕鏤日月刻畫雲雷寔以
代襲素風家傳舊業談追正始典午中軍孝格神明有
偽給事博物推於五總比年價定賀韋契友堅於八人
此日望高蕭李清時羣從共披賢詰之真圖皓首餘生
期著貞臣之行牒幸聖神御宇誤采虛名當儒學司權

欽定四庫全書

存研樓文集
卷一

七

適符雅志游藝情同於加謚釋文義切於畱祠闕下推
尋或似蔡邕之貌尼山髣髴庶幾有若之言雖規正必
待珠英抑箴戒無忘金鑑伏願千銜徐展乙帳常披闕
里幸臨旋紐察壇前之檜晉陵職貢清芬踰峯頂之茶
則音曲不度夫伊涼而聲教自通於蒙詔矣臣仲容無
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恭進以聞

存研樓文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存研樓文集卷二

編修儲大文撰

雜著

審勢

蓋至周制而有公國之孤公之孤四命執皮帛乘夏篆服自希冕而下是也其尊之者曰諸公燕禮云設諸公之坐鄭氏注曰公孤也王朝亦尊之曰大客大行人鄭

欽定四庫全書

存研樓文集
卷二

氏注大客謂其孤卿賈氏疏大國得立孤一人孤來聘

侯伯已下無孤使卿來聘也而賈氏又疏冢宰曰殷之

牧下天子使大夫三人為三監至周使伯佐牧不使大

夫孔氏疏三監則曰周則於牧下置二伯亦或因殷使

大夫為三監又曰大國公孤一人而燕禮云諸公者容

牧有三監如孔氏說是孤之妨寢埒二伯也然而繇周

初訖春秋孤殊尠克自振拔以勲猷垂諸簡冊者蓋其

職秩隸於公裁與大國上卿埒故疏亦裁以叔孫紇寔

孤雖來聘得特見而不如天子大夫之恒足以自達於

天子也禮王制曰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

國國三人鄭氏注曰使佐方伯領諸侯孔氏疏曰天子

使其大夫者謂使在朝之大夫往監於方伯每一州輒

三人三八二十四人崔氏云此謂殷之方伯皆有三人

以輔之佐其伯謂監所領之諸侯也王制又曰其祿視

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夫

大國次國小國胥夏制則夏后氏亦容設之此夏所以

欽定四庫全書

存研樓文集
卷二

中經羿浞之亂洎其末造都孟門以自固外有韋顧昆

吾之驚悍而國勢不分殷訖末造且百戰百勝淮奄諸

巨國雖社既墟猶若有以監領之而胥奔命悲後者而

曾不如周東遷之依晉鄭而其後且齊晉秦楚迭興也

孔氏疏又曰尚書使管叔蔡叔霍叔為三監者謂武庚

也與此別也而其實即因殷之職秩而使之且庸知非

監殷事不效乃一變殷制業於牧下置二伯復益密其

制而盡設齊宋諸國公之孤耶是所謂因殷而特損益

之也然而封建之宜監於殷制也滋亟

審勢

王制辨論官材獨專於司馬雖司徒造士亦屬之蓋邦國大事在祀與戎而戎事尤安危治亂之所繫故司馬之於官材雖無不辨論而寔以戎兵為首務也周禮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鄭氏

欽定四庫全書

存研樓文集
卷二

三

註亦引王制證之王制傳為夏殷制而周禮司士寔屬於夏官司馬賈氏疏亦謂與大司馬進賢興功同然則司馬之辨論官材不必盡如夏殷而其重戎事寔同司士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蓋六服胥同之此所以能佐大司馬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而又以九伐之灋正邦國也近世名臣惟高新鄭掌銓時請選擇進士知兵者繇兵部四司晉至兵備道巡撫總督以暨兵部在京二侍郎胥豫儲而遞陞之無與他

官互遷補為重有合於司馬辨論官材論定後官司士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之旨江陵仍之彌收厥效此寔樞筦暨平章軍國者之所宜重加意也

審勢

大司馬職中夏教茆舍曰帥以門名鄭氏註曰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為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為軍將者也賈氏釋曰云軍將皆命卿

欽定四庫全書

存研樓文集
卷二

四

者欲解帥以門名之意止繇卿居於國門使為軍將故軍將得以門為名云古者軍將蓋為營治於國門者此解軍將得以門為名者止繇非常之急要在於門故使卿在門任而營治其門故也又曰云魯有東門襄仲者按昭三十二年左傳云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公子遂字襄仲號為東門止繇居東門宋有桐門右師者案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於宋桐門右師見之註云

右師宋帥樂大心也其室居桐門故曰桐門右師是宋有桐門右師也引之證將帥得以門名之事蓋古者立國建門之制若此後世雖有城門校尉門候監門衛諸職而不能如古者之命卿營治國門故朝命將帥署第或遠雖有防禦之責而事變卒起恐無以禦非常之急如宋御營使李綱行委巷中幾二十里惟恐敵騎之業登城其弊已可概見而敵或卒登門暨門樓卒裂則城中雖欲奔救之而緩不逮事如宋欽定四庫全書

存研樓文集

五

審勢

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鄭氏註曰壺盛水器也世主挈壺水以為漏經曰挈壺氏掌挈壺

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鄭氏註曰鄭司農云挈壺以令軍井謂為軍穿井井成挈壺縣其上令軍中士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挈轡以令舍亦縣轡於所當舍止之處使軍望見知當舍止於此轡所以駕舍故以轡表舍挈畚以令糧亦縣畚於所當稟假之處令軍望見知當稟假於此下也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表稟軍中人多車騎雜會謹囂號令不能相聞故各以其物為表省煩趨疾於事便也欽定四庫全書

存研樓文集

六

賈氏釋曰皆云挈者謂結之於竿首挈挈然故云挈也蓋聖人用心之密至於如此孟子曰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此誠繼日待旦之幾也先鄭推勘情事尤能發其義而蘄駕浮說者乃撻挈壺氏以為戰國陰謀之書是必盡失邦國要幾而後止也經又曰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櫟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氏註曰鄭司農云縣壺以為漏以序聚櫟以次更聚擊櫟備守也玄謂擊櫟兩木相敲行夜

時也代亦更也禮未大歛代哭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火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注亦完晰經又曰及冬則以火鑿鼎水而沸之而沃之鄭氏註曰鄭司農云冬水凍漏不下故以火炊水沸以沃之謂沃漏也此尤可見研幾之密先鄭尤善發其微義非唐以後羣儒之所能注并非馬賈以下之所能注也

原勢上

盜賊之禍始於秦至漢而甚至晉北魏而又甚至隋而甚烈至唐黃巢而又烈至元明而禍甚烈張角足以亂漢王彌杜曾足以亂晉葛榮邢杲足以亂魏黃巢足以亂唐楊安李全足以亂金皆不能亡之而秦隋元明國遂破滅者何也秦輕改周轍隋不悟北魏之覆轍而明又蹈元之轍也上古之世分而為九州又分而為十二州又合而為九州中以封建萬國而方伯連帥統率之

後稍兼併然大率因其定勢故強國得以立至秦分為三十六郡又益為四十郡地裂兵削陳勝吳廣起守尉監亡以禦雖關中兵四出而不能救漢分為十三刺史東漢因之雖罷郡國都試而刺史權日崇至晉亦裁益為十九刺史九州之迹少復地有常界兵有常將其習之也久其附之也深故張角雖起而不能亡東漢王彌王如杜曾雖起而不能盡亡西晉孫恩盧循雖起而不能亡東晉也宋齊梁陳州益分地益小兵益弱元魏亦多析州制雖設行臺曾無補於勢故葛榮邢杲起而國幾亡隋承齊周之後幸列鷹揚府衛兵充伍而州郡遂夷為一又懲尉遲迥王謙之難忘葛榮邢杲之禍將舉天下盡運之朝廷罷魏周總管府國勢渙而鎮將亡以攝此張金稱翟讓朱粲輔公祐之所繇橫行而無憚也唐分十道以河江淮關嶺為界採訪使統之折衝果毅兵雖寢廢而節度府兵日盛自尹子奇田承嗣不能犯江淮劉展袁晁裴青龐勛兵越界輒衄雖以黃巢之桀